

絲

絹

全

書

石集卷之二

寬士程任卿校集

一帥加謨妄扳奏本帖文

徽州府為懇乞

天恩查照

國典均豁偏累以蘇民困事蒙 兵道馮 案驗奉

都院宋 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欽縣帥加謨等

奏稱臣等竊見徽州一府統歛休婺祁黟績六縣夏稅
秋糧悉照各縣丁糧均派無容別議惟絲絹一項原
非本府出產乃於人丁折取為人丁絲絹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徽州府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

正四尺三分三厘二毫逾年 戶部依典劄府即無
尋派歛縣字樣故老相傳止因徵派之初 部限嚴
緊歛無正官被五縣賈說附郭首縣暫借一年隨即
均派彼時朦朧領受不料承誤踵弊遂為長徵每歲
計累銀六千一百四十六兩又本府該房掌案書役
世皆五縣人民流傳頂替將劄內人丁絲折絹五字
改作額徵夏稅絲專行歛縣捏稱乙巳查勘歛縣夏
稅麥比附元額有虧將本縣輕租田地每畝科絲四
錢補納原虧麥數黃緣附會收入府誌執為的擬先
年歛民王相程鵬等節告 撫按衙門近該臣等干

隆慶四年正月間具奏 巡撫海都御史 巡按劉御史先後告各批本府議報比府轉行各縣各縣因循竟成故紙以此控訴無門只得籲鳴

天閣臣等備查 會典順天等八府皆有人丁絲絹訪之各府並是均派所屬州縣又常州府宜興縣歲進茶芽 會典明開宜興縣寧國府宣城縣歲進木瓜 會典明開宣城縣設使徽州府人丁絲折絹該坐歛縣則 會典亦應明開今開載既與順天等府相同則均派亦當與各府縣無異即如府誌之說絲係人丁稅徵地畝名實不相符虧麥銀不滿三千補絲銀

乃過一倍數自不相合在他縣則正賦之外別無加額在歙縣則正麥之外重複起科愚民無知不敢深論独思八府亦有丁絲豈緣野麥五縣亦有野麥何不補絲且每年部劄行府既曰人丁絲折絹及府帖行縣則曰額徵夏稅絲已徵而繳部又曰人丁絲折絹展轉更易欺上罔下弊端顯然夫五縣徵之民也歙縣亦徵之民也以五分一則輕而易办以一包五則重而難輸即今歙民日削月浚財匱力微本等錢糧尚難措办分外充賦益復何堪若不

奏明則已徃之受害既深將來之貽患無極臣等查得

成化年間縣民訴告官田則重即蒙裁減乃今賦額不改法制不亂而民力可以坐輸伏望

皇上速察不均之弊俯矜困之情

敕下戶部轉行應天撫按衙門查勘徽州府人丁絲絹在歙縣應否專派會典部劄與府帖有無異同如果臣言不謬亟行改正均派各縣庶巧避者不致倖免而偏累者可望更生臣等不勝敷切籲祈之至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部每年題派徽州府歲辦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

正零農桑絲絹一千五百疋零及查該府繳到派冊內
前項人丁絲絹全派歙縣不派五縣農桑絲絹分派
歙縣二疋休寧一疋一丈四尺祁門縣八疋黟縣四
疋不派婺源績溪二縣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詳歙
民帥加謨等奏稱本府額辦人丁絲折絹八千七
百七十九疋独派本縣實爲不均乞要均派本府所
屬六縣庶免偏累一節爲照本部每年題派稅糧絲
絹等項俱照會典原額行各該省府轉行各該州
縣徵辦除稅糧照依地畝無容別議如前絲絹出自
人丁似該照計抽辦今徽州府所屬六縣而祁門絲

緡金派歛縣未審何故相應查勘為此合咨前去煩
照咨文內事理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綸
起自何年因何事派歛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
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數屢希速脩咨前來以憑施
行等因准此擬咨執行為此案仰本道官吏即行該
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綸起自何年因何事派歛
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可
以廢務要確數停妥具由詳奪施行奉此案照光奉
撫按兩院批制駁本道續批告詢俱經批仰該縣備
查原案來歷酌議於邑丁蠲轉重務處各服議報去

後余奉前因合行併查為此仰府官赴查照前撥有
行并咨案內事理即便提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綸起
自何年因何事派歛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
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務使各縣均安毋徒執詞
混擾此係定額派徵民瘼所關毋違權要致辜重委
蒙此擬合就紉為此帖仰各縣堂印官照依案驗內
事理逐一躬親查勘的確報察備覆認轉詳施行
毋得遲違未便須至帖者

萬曆三年十二月初對升吏徐汝波附錄入

一五邑民人訴辨妄奏揭帖

休婺祁黟績五縣民人程文昌程萬春等揭帖為懇
遵

祖制懲悖亂以安地方事竊惟我

國家經畫區宇則壤成賦天下郡縣色色有無輕重裁
自

聖衷定于黃冊登之天府固有定賦民有常輸無敢
變亂者二百餘年今乃軍帥加譟陡以歛縣黃冊實
徵夏稅絲絹妄行

奏賣扳扯五縣群黎聞報不勝驚愕謂悖逆乃敢蔑棄

版籍造捏無稽欺罔

天聽如此也今奉部劄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
專派歛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等因文昌等
謹按郡誌

聖祖龍飛丙申定鼎應天丁酉下徽州甲辰改六縣夏稅
絲綿折麥乙巳中書省官查勘本府田糧增減不同
行拘府屬官吏人等到省攢造歸一的實文冊省官
公議更定科則內有歛縣夏麥比附元額虧欠九千
七百餘石將該縣輕租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每
畝科絲四錢補虧麥數于當年四月初一日啟

惟改科此歛之納納其所泛來年月至明悉也洪武乙卯丈量由壬午酉大造黃冊永為歛縣夏稅實徵額淺輕租田地起科納解經今二年輪冊送貯後湖此事派歛縣之的擬也嘉靖十四年歛民王相寺奏告蒙 巡撫歐陽都院會查載籍前項絲絹的係歛縣額徵夏稅難以改移刊註本府賦役文冊永示遵守此又本府文案之的擬也近因府修新誌歛附私議加議乘勢罔利復喪王相故智鼓惑衆心肆行

奏擾據其執稱 會典內開徽州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零不明開歛縣字面因而振扯各縣不

思會典奉其大綱在直隸則言府而不言縣在各
布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如農桑絹布八疋豎四疋
欵二疋休一疋一丈四尺七寸整續俱無會典止
載本府亦不明開四縣又如夏稅絲綿絹浙江止徵
杭州寺八府溫台處三府俱無江西止徵廣信府他
府俱無會典止統言布政司亦不明開廣信杭州
等府此為通例部劄之体亦然又提所引常州府
茶芽註宜興寧國府木瓜註宣城此貢也貢必註其
土之良不得引以為例矣又加旗妄言故致相傳
國初張縣丞署縣倪首被賄十年至今旗誤五縣吏書

輕賦 部割切思

太祖神聖繼統法典森嚴賦稅地計豈容吏書作弊何忍
俛首何民甘心一年暫借而百年輸納萬無是理父
老相傳何忍時言何擬而敢為是以欺

天聰也倍查賦掌 會典他各省府丁絲俱載夏麥之下
科然主于田土而加課妄扯人丁以予亂

制已改科出自

聖衷慮天各府遵行無異而加課茲為弊課幾于無法至
謂納價倍于賦數茲思正統以前每正折銀五錢總
而計之正与隨處幾數相合至成化十年加至六錢

者請於年加至錢自係該縣所加與五縣無
干與查休寧縣自申書省陳科一定未幾有增
至數倍計銀兩與在兩者皆無取異議歛之科終
僅補應奉不知彼獨何心而妄為扳扯也伏思

祖宗成憲天府圖籍千百餘年炳若日星豈容倖遇之民
偶縱竊亂伏乞查明復湖洪武十四年飭遺黃冊如
係存縣公賦甘派無異如係歛將額科乞戾將帥加
與苛平法治罪戾殛懲警法慶登一版藉無變亂
之虞矣文昌寺不勝激切申訴之至

一奉 都院宋爺牌行均平議

為懇乞

天恩查照

國典寺事卷查師加謨寺 奏稱本府人丁慈綸連年
戶部依典劄府即無專派欵縣字樣故老相傳止因
徵派之初部限嚴緊欵無正官被五縣贖說附郭首
縣暫借一年不料承誤踵弊遂為長徵每歲計累銀
六千一百四十六兩實為不均乞要均派等因

奏奉

聖旨戶部知道欵此備咨前來已經案行徵寧兵備道轉

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事
派歛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明白詳報去後未擬申奪及查部咨內開該府造
到派冊內前項人丁絲絹全派歛縣不派五縣農桑
絲絹一十五疋零分派歛二疋休一疋一丈四尺祁
八疋豎四疋不派發續二縣今前項人丁絲絹若休
等五縣皆有錢糧別項相抵使歛縣独派無容他議
恐部咨行派或無專責歛民且該縣亦有農桑絲
絹或當時失于查覈以致相沿至今設若五縣又無
可抵錢糧絲絹歸之歛縣委屬偏累則難以數百年

之科皆可以指掌而定矣况報民積憤已久五縣紛
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與
可復置私喙矣合再催勘為此牌仰本府官吏作速
從公查勘前項絲絹作何議處務要通府士民祇便
此係地方重務該府宜即查行具由詳報以憑施行

一欽民徐文選等催告府詞

為懇乞均恩事遵奉

大明會典坐派一府人丁絲絹徭徵欽縣受害年深節
行

奏告送 臺查議酌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併取有無
何項錢糧相抵回文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捱會計缺
苦無伸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不勝恩感

萬曆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本府差人催提牌面

徽州府為擅違

制典獎改 部劄寺事照蒙 兵道馮 案驗奉

都院宋 按院鮑 批批歛民徐文湜等連名狀告

前事蒙此先蒙 本道案驗為懇乞

天恩查照

因典均豁偏累以蘇民困事已經通行各縣備查酌議
去後續批續溪縣具由文冊到卷餘縣未報有碍酌
奪今又批歛民徐文湜等連名催告懇乞差人守提
早賜均贖歸結等因批此擬合差人守提為此牌仰

本役前去五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所告人丁絲綸
備查明白務要沒公酌議均妥并將該縣人丁田畝
數目文冊一併呈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擬致碍轉奪
此係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

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行

一發送恭催

為懇乞

天恩查照

國典均給偏累以錄民困事奉本府帖文遵依頒集
柴縣里排耆民人等查審去後續批鄉宦洪恒李寅
賈程吏著俞世儒等舉監注朝陽游有常汪謨潘士
藻葉茂芝韓繼達潘文淵等里排程夫權汪裕董應
星余祖賜項天錫等連名呈為乞遵

祖制懲亂民以安地方勒呈稱

國家則填成賦輕重有無皆

聖祖親裁國有之籍課有常輸我

太祖高皇帝丙申寔爲應天丁酉下徽州甲辰改歛等六
縣夏稅絲折麥乙巳中書省官查勘本府錢糧爲見
癸卯甲辰兩年冊數花戶甲糧增減不同行拘本府
所屬首領官吏貼書案內未到省省官公議更定各
科則內有歛縣原科絲綿折麥則比各縣一例起
科夏麥比附元額虧欠九千七百餘石將本縣輕租
大畝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每畝科絲四錢補虧麥
數于當年四月初一日本省官啟准改科此郡誌所
載故准文移至明悉之洪武乙卯丈量田土辛酉大

造黃冊一遵則例

列聖相傳二百餘年無敢變亂今歛刀帥加謨倡為異議
謀變版籍妄行奏扳上欺

天聽下惑衆心據其所執以會典部劄為証不思

會典內開徽州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零
農桑絲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被稱人丁絲絹
不明開歛縣為一府公賦即如農桑絹初八疋零四
疋歛二疋休一疋一丈四尺七寸藝績俱無亦不明
開四縣何也又如浙江夏稅絲綿絹止徵杭州等八
府溫台處三府俱無會典只統言浙江布政司何

不明開杭州等八府也蓋會典舉其大綱在直隸則言府而不言縣在各布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此為通例部劄之體亦然至于所引常州府茶芽註宜興寧國府木瓜註宣城岷貢也貢必註其土之良原不与前賦並列不得引以為例矣又考諸司職掌品有夏稅絹若干而無人丁字樣會典雖系以人丁之名起科實以田畝查之順天應天河南諸郡皆然見有各府各省誌書可証不独一款為然也要之典劄之類本于黃冊之實徵黃冊之損造本于乙巳改科之定則淵源有自詳畧不同安得執典劄提

綱之語而變黃冊激輸之實乎又加謾謂虧麥不當
補絲不知甲辰年六縣絲可折麥則乙巳年缺虧麥
補絲宜也又云銷價浮于麥價不知元額每絲一兩
折麥七升缺虧麥九千七百六十六石九斗三升六
勺補絲九千四十一斤約計以麥七升補絲一兩數
亦相合至于徵銀多寡則後世因時估高下以漸加
增非可以原麥價而論且稽甲辰以前缺麥一萬九
千六百三十二石零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石零
麥八千三百一十五石零米五千八百五十六石
零乙巳改科麥雖欠三百餘石而秋米之增溢于

原數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三石零故不復補况洪武
辛酉復科山麥一千餘石矣歛米僅增八千八百一
十石零而虧麥九千七百六十六石零視委績縣遠
矣安得不補也又如歛人訛言謂五縣吏書輕改
郭劉張丞署縣贖認一年切思

國初法典戾密洞察秋毫賦稅大計何至以渾作鑿若
是丞雖俛首民肯甘心一年贖借而百年認納萬
無是理也况今典籍可考上下有據安得不補因其年久
委罪他人見今戶部正堂殷公係歛縣人乞

奏請

勅下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吊取後湖洪武十四年冊籍
一賜查對如係六縣公賦即行分納如歛民原熟屯
下法司嚴將刀軍帥加議等正法治罪庶奸惡知警
法度登一版藉無變亂之虞矣若欲遍查各項有无
錢糧弊行均定竊恐

聖祖定額酌貧富因肥瘠定有無今輕重斷自

宸衷憲典具存

列聖遵守臣民登一未易輕議况歛賦雖重以土沃民富
歷代相沿也較之蘇州松江則甚輕婪賦稍輕以地
瘠民貧

本朝天加矣較之鄱陽樂平則為重羅鄂州誌書可考也必欲均平則蘇松得以引歛縣矣婺源得以引饒州矣晉天之下半坂半等修

奏韓者將何已極呈乞查考新舊誌書歛縣賦役文冊轉行

奏請比對後湖版籍以鎮六邑士民之紛亂地方章甚苛情又擬本縣民人黃崇等連名告為違

制振寧事詞稱切緣貴職歷歲

聖制載在黃冊万世莫更近被力軍帥如謀將該縣田地起科補養夏稅並折銷額解南京承運庫二百餘

年錢糧妄行告扳休發等五縣違

制變亂罔上激害乞 天作主垂恩查豁万世感恩等情擬以照得

國家賦稅以黃冊為實徵 會典為考擬今擬歛縣軍民 奏告要將該縣人丁絲絹扳扯五縣大要所執者有二其一謂 會典原無開載歛縣自當均派一府其二謂 會典原有人丁字樣何以独派該縣緣以起疑遂揣摩于麥價之不符吏書之改割郡誌之偏護一時驟聞亦似可信今據本縣士民參互典藉具呈前因夫 會典所以不開歛縣者以通無詳開

府縣之例如本府農桑絹浙江絲絹皆其明驗也所謂人丁絲絹者雖未審何所起義然查訪順天河南等府俱以田土起科而會典諸司職掌亦云夏稅絹且至易曉者微不當以人丁獨派之歛應天亦不當以人丁而獨派之微也是會典本自明白初無足疑矣又按士民呈稱黃冊自洪武辛酉年大造以來五縣惟夏麥一色歛独有麥絲二色夫使該縣原無此項起科則謂贖借之誤可也若黃冊既自起科輕、重、各有定則即使五縣僚貽何至今履畝而稅彼時人民不待爭辨部司不行查駁萬無是理

也 部割之体与 會典相同又何疑于吏書之與
改補絲之數既与折麥相當又何怪于價目之漸盈
誌書所載詳其月日姓名乃係文移初非修誌者創
為之說安得謂其有所偏護而五縣黃緣附會執以
為拠耶要之避重趨輕者恒人之情探本旁源者折
亂之道今查本縣歷年黃冊並無科絲名色可見該
縣歷年科絲實由乙巳額定合無將本府庫貯洪武
以來黃冊再行查考若

曰初原自起科難謂贗誤若弊端起于何年必有的據
如此則群疑可釋衆心可服而

國家賦稅永遵無議矣再照婺邑土瘠民貧耕讀為生
常賦之內仍然惧其不堪若欲再加分派誠恐民力
不支告免難已本縣叨與民牧又不得不為之哀鳴
也緣奉查報事理擬合申報為此具由申乞

照驗施行

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知縣吳瑄

一缺縣再舉申文

為懇乞

天恩查照

國典均給偏累以蘇民困事奉 本府帖文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本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零
連年 部劄行府與 會典相同及府帖行縣則云
額徵夏稅絲絨派款縣與典劄迥異邇其源派蓋因
徵派之初本縣缺正官值佐貳署理縣事被五縣賄
譖於御限嚴緊欽縣附郭首縣暫借一任後當派補
此時誤信遂僥首承認該房書役俱係休葵等縣人

民各適已私乘輒將割內人重然納賄改額徵其稅
然他派歛縣埋奸籠絡年復無算貽害无窮尋至委
源等縣士夫修府誌欲附會夏稅然而虧麥補絲之
議出矣細查六縣奉 府轉奉 部札坐派各項錢
糧如夏秋二稅農桑絲絹俱遵洪武初年丈量額例
照依六縣田地畝步桑株數目科徵無容別議此外
府奉 部劄派又有數項如四司銀一萬六千二百
一十二兩七錢零歛縣派銀五千三百六十一兩三
錢零休婺等縣共派銀一萬八百五十一兩三錢零
碎料銀七百八兩歛縣派銀二百三十四兩一錢今

休婺等五縣共派銀四百七十三兩八錢零軍需銀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兩零歛縣派銀四千三十二兩零休婺等五縣共派銀八千一百八十三兩零軍餉本縣派銀一千一百七十兩零又有茶株銀一百一十五兩零通年解府支解是以府摠派徵錢糧之數計之本縣已輸納三分之一休婺等五縣僅輸納三分之一較之各縣本縣悉已過多附郭衡煩因疲已極矧又以一府人丁絲綃六千一百四十六兩零獨派歛縣代五縣包賠又查各縣更無別項錢糧科派可抵以致民人江子賢陳良知徐文湜帥加護等

及士夫汪尚寧等節情

奏告不已吸隨舍究所幸天日鑒臨公道昭著近蒙本府下車之初洞燭歛民偏累之苦合邑生靈罔不奉首加額謂解懸在迩扶老携幼思見德化乃休葵等縣固稱府誌開載本縣比附元額虧麥將輕租民田料絲補之切思我

太祖高皇帝自戊申登極以後兩經丈量計畝定稅庶有成規制度一新豈附元額之陋乾坤再造庸知歛麥之虧會典明載坐派本府夏稅麥五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有奇歛縣逾年已供納一萬一千五百

十四石餘夫何虧欠哉有說若虧麥則當科麥以補
無非本地出產何至棄其有而取其無且倍數以補
之耶果係補麥與會典一書頗未決下何家直言補
麥科以麥數而願以人工絲萬謂使府帖非獎陟何
故要與會典之人下而捏額徵之夏稅耶且如本縣
田地則有官民之異起科又有重租土中下等之殊
官產每畝科米有三五斗至一石者民產每畝有自
五升三合五勺起科至一石斗一合石者休養等五
縣田畝皆下等一則每畝五升三合五勺起科較之
本縣輕重天淵反謂本縣輕租田地科絲補納焉何

耶即信如府誌之言休葵等丘縣比附元額亦共虧
欠夏稅麥一萬二千一百九十餘石既無別項錢糧
抵補竟不補納絲絹而他補于歙縣何耶通查
會典如南北直隸應天順天河間等十二府俱有人
丁絲粟皆虧麥之故耶有會典然後有部劄有
部劄然後有府帖而能之以府誌本末源流班班可
考虧帖歟改會典之太丁絲則夏稅為言府誌
欲實府帖之夏稅絲則以補麥為據不信經而信傳
將不愈遠而愈失真耶虛心查覈其偏累之弊不
可知而府誌之說不諱自白矣再照歙縣一家

私議六縣民皆

朝廷赤子創制立法務在均平即地方偏僻者不拘省
府每協濟衝要無非通天下為一身手足四肢血脉
通貫不暇遠論如本府協濟池州府大通通運所水
夫工食銀一千四百四兩蕪湖廠巡兵銀一百六十
四兩三錢應天府江東駟鋪陳馬匹銀一百五十四
兩四錢應天府塲屋銀二百四兩六錢當塗縣供應
銀一百一十兩歷々可查其他難以悉數以本縣之
衝要百凡支費十倍于各縣尚當有協濟之例矧一
府丁徂顧令歛縣独苦而五縣独逸耶如歛該独納

而強推于五縣非直累五縣也是自甘于化外也如
五縣該均認而独推于歙縣非直累歙縣也是亦相
率而甘于化外也為清時赤子而至于自甘化外夫
誰敢耶緣歙民偏累日久含冤已深卑職謬司民牧
目擊心酸敢冒昧披陳伏乞垂怜詳察俯將前項
絲綃查照會典部劄照依本府人丁通融攤派眾
輕易奉庶

國典正而民賦均自茲以往歙之民皆更生之日矣緣
奉帖文仰查事理并吊取人丁田畝數目擬合具申
稟伏乞 照驗施行

計開

歙縣

人丁七萬二千四百二十八丁

官民由出五斗五斗零八頃二十三

畝

休寧縣

人丁七萬九百五十八丁

官民田土五千一百八十三頃一畝

零

婺源縣

人丁三萬九百四十七丁

官民田土五千七百五斗五頃二十

六畝零

祁門縣

人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六丁

官民田土二千一百八十五頃二十

七畝零

黟縣

人丁一萬六百五十六丁

官民田土三千五百頃九十二畝零

績溪縣

人丁一萬九百九十九丁

官民田土三千四百五頃九分零

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知縣姚學閔申

一祁門縣望排黃知泰寺呈府揭帖

為之遵

皇制杜弊保民以固邦本實竊惟

國家賦稅因田地起科府縣徵輸依冊籍定額

太祖高皇帝初下徽州命中書省臣稽肥瘠而別輕重量

虛實而分有無斷自

宸衷載諸憲典大小不得凌奪彼此不相假借誠百王之

中制萬世之常經也甲辰欵額夏稅一萬九千六百

餘石乙巳改科欵比元額欠麥九千七百餘石故將

該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每畝科絲四

錢補虧數由是歛有絲稅洪武八年乙卯丈量田地洪武十四年帝面大造黃冊歛縣田地起科夏稅麥絲二色秋糧米一色其五縣只有夏麥秋糧米二色歷朝承納至弘治十四年以絲三十兩折絹一疋歲輸八千七百七十九疋零徵解南京承運庫交納永為定規二百餘年無敢變更今歛刀軍帥加議不遵黃冊倡為異說扳扯五縣妄行奏請欺罔天聽鼓惑衆心以會典部劄為証不思會典內開徽州府入丁絲絹六開徽州府農桑絲絹被稱人丁絲絹不明開歛縣即如農桑絲絹初八疋四兩四錢

二疋休一疋一丈零發績俱無亦不明開初點休銀
四縣又如浙江夏稅絲止徵杭嚴八府溫台俱無
會典只統言布政司亦不明開某府蓋文移行于各
省以司統府自無布政司而言府者行于兩畿以府
統縣自無直隸而言縣者且 會典脩于弘治首錄
諸司職掌只云夏稅絲絹並無人丁字樣 會典雖
有人丁字樣實以田畝起科甲辰以前初之夏麥本
与秋粮相當乙巳改科初麦已加二千初米增至七
倍不惟無虧原數已溢視諸各縣其重莫比農桑絲
絹初派八疋洪武誤申夏稅初門問軍五十餘家悉

苦供承局敢有詞况歛甲辰以前每畝共科絲綿二
兩四錢零乙酉改科每畝徵絲四錢輕于元額二倍
有餘今又均之則初稅愈重歛稅愈輕假令絲可飛
洒初斷難加若復遍查各項錢糧槩行均定則必
相持喙、爭鳴交報至若何時可已大抵改科之則
詳明實徵之冊沿舊部院之勘創本于黃冊之實
徵黃冊之攢造本于改科之定則淵源有自傳流不
差 會典府誌俱不必論若謂吏書更改張丞贖認
則歛人不爭于乙巳之改科當爭于辛酉之初冊不
爭于辛酉之初冊當爭于弘治之折納認納既明徵

解既久詎可倚權勢之威而肆侵漁之術挾管窺之
見而市棄梓之恩執典劄提綱之語荼黃冊徵收之
實非忠也食土之毛而浚人之膏代供其稅非仁也
誣上罔下害衆利己非義也治平之世豈宜有以今
復聚訟催取丁畝文冊百姓驚狂若不欲生身乎
容坐視胃死哀乞申

奏吊取後湖洪武十四年冊籍查對如係六縣公賦即
行分納果係款縣額然必須罪治庶杜告訐之門永
塞終更之路以安民心免生激變為以連名具帖上
稟

萬曆四年二月

日里排黃邦泰謝時鳴

倪時言李旦等

一休邑民人告府准詞

為懇乞

勅法安民亟彌變亂事緣欽條稅始自

國初乙巳年科補伊欠麥數辛酉編造黃冊額定實數
折絲折銀歷承定則加靖年間欽民王相告撫蒙

撫院歐爺周爺兩經叅之冊開欽縣夏麥絲綸額

係官民田地科納復蒙叅查竊誌兼通年舊案俱無

徵解難以改移載藉刊布官民共守無有餘革豈可

軍帥加譟附勢倡亂誰執不根游諸漢棄版藉禮將

祖宗成法誣為吏弊隱伊歷世額橫提係數倍去年府勘

申院已蒙煉奸復密於去歲被官民騷動不縣在
今異變切思本縣下糧三下石齊雲山供億繁苦
未得均輸詎容妄肆變害懇乞賜查黃冊府縣誌書
卷案勘正加誤特罪鈎奸類變以較民年為代贖仰
澈切連名上告

萬曆四年五月初五日許廷撰

朱文政詩

一續溪鄉官呈詞

為遵

制錫奸以靖變亂事伏惟

聖祖勘定之初則壤定賦輕重適均赤度度密不容毫髮
歛奸帥加譖倚官私藉欲以該縣額絲板扯五縣代
納捏情妄

奏蒙查絲綸起自何年各縣有何錢糧可以相抵延端
寺查得郡誌所載啟 准文移至為明悉內開
國初乙巳年改科六縣賦稅歛比元額虧欠夏麥九千
七百餘石將該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

每畝科絲四錢補虧麥數五縣改科加米數多即續
比元額多六千九百餘石較之額則倍抵有餘此皆
載籍鮮俗班、可考倣鮮二百餘年經達一十九冊
加譚頤乃不查宋歷僧為詐誕謂黃冊不足憑而端
摩書後作弊之長以謂府誌不足信而駕軀故老相
傳之虛言信如其說則是

聖祖顯明而不能燔異弊之大奸所誌覈實反不若相傳
之謬語欺罔

天聽罪不容誅且如袁肅然給只言徽州乃派四縣而不
及婺源績溪歙縣等縣証據

國朝定制均賦源流一臣民遵守萬世不易况績土
瘠民窮四路衝要差煩役重民不聊生比之歛縣百
不及一懇乞俯念民瘼剪治妄扳庶免人心激變不
勝恩感

萬曆四年二月 日

一歛民江伯弼寺告詞

為懇恩斧豁民困以便輸納事一府人丁絲折絹
會典 部創載明寬由該房書手歷代娶休等縣人
民充當獎將 部創內人丁絲折絹五字改作額徵
夏稅絲抽添歛縣田地科徵府帖可証奸書侮法一
縣受寬先年歛民王相寺告蒙 撫院陳 按院宋
俱批仰府從公議處詳奪無柰世襲獎書當權沉案
帥如謨寺負急具告 撫院海 按院宋 俱蒙准
批仰府查議報奪蒙 改太爺 晏四爺會叅政有
成擬名正言順務要悉歸公正該房吏書寅緣不申

不密加謾等只得其奏

天庭蒙准行部咨送 都院行通送 臺鑲蒙憲牌催查

前項人丁絲絹若五縣皆有別項錢糧相抵無容別
議恐 部咨行派或無專責歛民且該縣亦有農桑
絲絹或當時失于查核以致相沿迄今設若五縣又
無可抵錢糧而狃歸歛縣委屬偏累事貴公平法應
登一刀奸游勝汪祥黃謨黃邦泰等不思四海之內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賦當均輸法當恪守
今但指以遵文攬造自下申上黃冊及外縣秉筆以
訛傳訛卽誌爲言而自上頒下

聖祖會典部劄豈容減況蒙俺查各縣錢糧惟歛徧納
絲絹外每年正額仍多納銀一千五百三十餘兩發
源正額錢糧更少納銀一千六百二十餘兩且五縣
又無別項錢糧相抵明、偏累難逃洞察即今徵輸
萬緊乞 天早賜斧斷申詳以便遵行派恩萬世連
名激告

萬曆四年二月初八日告

丁五邑查算絲絹緣由呈詞

休葵初豎績堯縣民金兵縣黃蕭汪福高吳敏往姚
文貴寺連名呈為查黃冊邊

祖制懲亂民以安地無事據歛乃帥如謀妄將該縣額徵
夏稅絲絹同奏板五縣奉府牌開稱部劄行查前
項本司絲絹起自何年因何事派歛縣其各縣有無
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仰何議處愚瞽小民
市情難達謹具前詳逐款條答呈后伏乞
鈞照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下

一查人丁絲絹起自何年

前件以查得我呈

太祖高皇帝丙申寔鼎應天亦爾不徵州即寔畿內諸郡
田賦甲辰將六縣夏稅絲綿改折夏麥也中書省
官查勘本府錢糧區見癸卯甲辰兩年冊內花戶由
糧增減不同待拘府藩官吏書契人等到府公議更
定夏稅麥絲秋糧科則于當年四月初五日應隆改
科至洪武己卯丈量田土辛酉大造黃冊比時歛縣
已沒田土內科絲為補夏稅定額今黃冊摠面開載
明白此歛絲所由始起如執典劉人丁二字信然謂

由人丁何曾典款附夏麥與黃冊同而黃冊實徵絲
目又與部劄同也可自明矣帥加謨乃捏故老相傳
妄行

奏擾不知傳聞與冊籍孰為徵信至謂張永興借襲獎
至今與吏書獎改部劄之說皆妄誕不經之甚也

一查因何專派欽縣

前件查得乙巳中書省查勘之時欽縣原額夏稅
絲絹折麥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三石二斗八升三合
二勺改科夏稅麥九千八百六十五石三斗五升二
合六勺比照原額虧欠正耗腳麥九千七百六十六

石九斗三升六勺比將該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
四十六頃每畝科絲四錢共絲九千四十三斤補虧
麥數即今六縣黃冊惟歙縣各事產下履畝有絲為
夏稅定則徵解至今原與五縣無干者也
一查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

前件

國家賦稅各送田土起科具載黃冊欽依定額輕重
有無各有等則非可今日論較越縣相抵者如必求
抵則

國初改科六縣夏稅秋糧亦自歷、可考

歙縣

原額夏稅麥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石二斗八升
三合二勺

秋糧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石六斗五合
改科麪麥凡千七百六十六石九斗三升六勺每
石則銀三錢一分七厘該銀三千九十六
兩一錢一分七厘

補絲九千四十三斤每絲二十兩折生絹一
疋共絹七千二百三十四疋一丈二尺八
寸考戶部誌正統七年每疋折銀五錢

成化十年加作六錢加清十年加作七錢
以正統五錢則科該銀三千六百一十七
兩二錢內除三千九十六兩一錢一分七
厘補虧麥數外仍剩銀五百二十一兩八
分三厘

見今歙縣輸絹加至八千七百七十九疋
零徵銀加至六千一百四十餘兩者乃緣
遞輸黃冊田土陞科累增絹疋与正統以
後漸增絹價之所致也

加米八千八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七勺

每石則銀四錢八分五厘該銀四千二百
七十三兩五厘并前所剩絲銀五百二十
一兩零共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八分八
厘乃改科溢數各縣亦有溢數開抵于後

休寧縣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
二勺

秋糧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
六勺

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

該銀三百一十四兩八錢五分一厘三毫
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
合課銀五千七百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
厘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
分五厘該縣

國初錢糧當歛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歛
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厘
欲將何者相抵

婺源縣

原額夏稅麥八千三百一十五石一斗九升八合

秣糧米五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六升五合
改科虧缺銀百二十八石五斗六升二合四勺

該銀一百四兩一錢五分四厘五毫

加米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三石三斗三升該銀

七千四百五十五兩三錢六分五厘四絲

一百四兩一錢五分零補虧缺數仍銀七

兩五十一兩二錢一分八毫該縣

國初錢糧當徵三分之十照數平糶外比錢多銀二

千二百五十七兩一錢三分欲將何者相

抵

祁門縣

原額夏稅麥七百八石三斗八升六合七勺

秋糧米一千一百八石八斗七升九合

改科多麥二千三百四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勺

該銀七百四十四兩四錢五分四毫

加米六千五百八十二石七斗六升八合

勺該銀三千四十七兩六錢二分零

麥米共銀三千七錢九十二兩五分零

該縣

國初錢糧當欵十分之一照額率概溢存十分之二

此更加重者欵將何者相抵

豎縣

原額夏稅麥共千一百一十三石六斗七升五合
秋糧米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二斗九升四合
改科額麥六百四十四石四斗五升七合

該銀二百四兩二錢九分二厘八毫

加米令平六百九十二石八斗九升四合

該銀四千二百一十六兩五分零內除二
百四兩二錢九分零補虧麥數仍銀四千
一十一兩七錢六分九毫該縣

國初錢糧當欵十分之六照數平抵溢十分之八此
更加重者欵將何者相抵

績溪縣

原額夏稅麥七千九百五十七石九斗六升二合
秋糧米五千三百八十二石四斗四升四合
改科野麥二千三百九十二石六斗四升零

該銀七百五十八兩四錢六分零

加米六千九百六十石四斗八升八合

該銀三千三百七十五兩八錢零內除七
百五十八兩四錢六分零補虧麥數仍銀

二千二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該縣
國初錢糧當歛三分之一照數平抵益有十分之五

此更加重者歛將何者相抵

竊惟乙巳改科省官公譚各縣原緣改麥歛縣虧麥
復絲編載黃冊歷世實徵官有成規民有定則至精
至儉無復有遺議也就今攷之休初二邑多麥多米
祇過倍蓰矣乃若歛縣虧麥既多而加米独少即其
所加不盈于所虧之數發豎績虧麥既少而加米独
多即其所加溢出于所虧之外當事者責歛科絲抵
麥使仍其舊亦以微治独歛有素園地會通籌筭相

當至明悉也若欲必求別項相抵則是歛絲非沒田
土起科黃冊爲虛文矣且六邑如兄弟也兄弟析產
或薄于宅而厚之田或厚于金而畱之帛爲父母者
必揔計其饒乏耳子孫世承宜安無事一旦有祿不
均者追怨先人構誣同氣而聽者瑣責其餘欠求
其相抵似亦難矣幸其有遺墨在也

一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前件 查批各縣所增之米既抵過歛縣之額况

祖宗成法天府圖籍二百餘年似非臣子今日所容訖者
先年歛人王相寺告要分派五縣彼蒙 前院歐陽

都俞面議查得府誌并逐年卷案俱係該縣徵解雜
以改移隨蒙將實徵數目刊示本府稅糧冊籍永為
遵守使復可虞前院當先為之矣惟版籍不可動
搖成法不可變亂此王相不能售其奸也而加謨乃
復蹈其故轍何為者哉伏乞查究源流恪遵
成憲以杜變亂民生獲安地方寧謐不勝幸甚

萬曆四年 月

日呈

一欽民徐文遊等告詞

為正典登獎亟賜均賦藉因事

祖宗法典頒行府縣下府盡獎改徇徵缺縣田地受害
年溪瀚骨應隨既力莫支節行告

奏部咨天臺紫行道府查照各縣有無錢糧相抵
查算各縣正添錢糧尚比缺縣短缺並與錢糧相抵
五縣無釋合謀抗違橫飾執以黃冊為經郡誌為傳
憲典悖創莫此為甚切思黃冊遵文攢造郡誌以就
傳說無以好筆肆災盤根愈固時郡誌載乙巳年則
此應天一例起科及查實錄洪武元年戊申正月為

始改建康為應天則乙巳比例是先成中二年下
虛謬又載中書省委自照磨鉄木兒不花監督損造
歸一文冊仰惟

太祖高皇帝登極淨掃獲腥經國正務胡人鉄木兒不花
必不任用二為虛謬且會典自上頒下純乎天理豈
容形骸部例到院豈容違抗耶今錢糧徵輸逾違難
以延捱貽害不絕懇天休至亟賜覆批本府剛斷
正典墜獎均平國賦廢黜國帑蘇萬感天恩激泣備
告奉

都院朱 准批都司得欵縣絲綉散欠

奏辦委駭耳目且擬稱部扎初派原無欵縣字樣本院
以爲一府六縣誼同手足令弟兄閭閻爲祖父者不
惟斷之以法喻之以情故有通融查行之文仰府作
速查議停妥呈奪如延提吏

萬曆四年二月初十日

一覽縣里排告詞

為懇遵

舊制剪奸弭乱事奉

太祖高皇聖帝 國初酌量版定進解寺項錢糧各省遵
守成法二百餘年永無更變詎奸帥加謨附阿權勢
計將欵邑原額虧麥九千七百餘石折絲折銀歷年
徵解豈今弊隱捏情瞞

天妄奏設方飛派五縣變乱版籍故違

舊制欺

君殃民法所當誅微郡六邑惟暨最小 國初乙巳年改

科場照原額加增
本縣咽喉衝要使
路衝要使巡徭無
協濟難供重務今
吊取戶部文冊百
姓驚惶伏乞

仁天作主揭查原
額懇復定規弥變
安民萬世感恩
激切連名上告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告人余枝富等

一鄧院牌拿歐辱江解元人犯

無道馮 爲懇乞

大恩查照

國典等事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撫院宋 憲牌仰
道即將發去江解元揭帖該道看後轉發該府掌印
官作速嚴提解究到官究問招報等因奉此案照先
案 撫二院劄案及批批欽民徐文退等告詞俱同
前事案經鄧次行府查議去後迄今未報看尋前項
絲綃不過千金該府批法秉公一議可決胡令鄧象
之鄉若仇聚訟相應併催爲此仰府官吏照依先今

事理作遠送公查議傳安具由詳報仍余攝內職屬
江解元群光到官究問招報俱毋再遲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六日